

游踪

鸡足山下赏古茶



□ 杨宏毅 文 / 图

听闻鸡足山下的火把村一户人家有一株数百年的古茶树，花开时热闹非凡。去年寻访时，因主人不在家而错过，便成了我心心念念的一份牵挂。

马年大年初二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好友老李的电话便如期而至，语气里满是急切与欣喜：“快些准备，火把村的古茶花开得正艳，这次可千万别再错过了！”一句话，瞬间点燃了我心底的期盼，一直以来的牵挂，终于有了奔赴的方向。

正月初四，晨光熹微，暖意融融，通过电话再三确认主人家在家，便驾车向着火把村疾驰而去，一路皆是新春的喜悦与山间的清欢，终于抵达老杨家的大门前。

站在大门外的半坡上，一抹艳丽的红率先闯入眼帘——几枝盛放的红茶花，挣脱围墙束缚，伸出青瓦之外，在澄澈蓝天的映衬下，愈发娇艳夺目。杨家院落依半坡而建，气势雅致，围墙上那几枝茶花像一束跳动的火焰，点亮了整个院落，也点燃了我的心头的欢喜。

院内的老李听到我们在墙外的交谈声，立刻高声呼喊，催促我们进院细赏。我来到大门旁，只见一扇高大雄伟的白族风格大门矗立眼前，飞檐翘角，雕花精美；门楣上大红灯笼高悬，随风轻摇，两侧红对联色泽艳丽，字字透着新春的祥和。

透过半掩的大门望去，院落一角，一株盛放的古茶花赫然在目，枝繁叶茂，花瓣锦簇，瞬间吸引了我的全部目光。我顾不上老李端来的香茗与寒暄，



手中的相机不停拍摄。缓缓走近，细细品味这株古茶花历经岁月沉淀的美艳与风骨。

目测这株古茶树树高七八米，粗壮的树干直径达三十多厘米，稳稳扎根于院落，枝头不少花朵已然枯萎，花瓣微微卷曲，心中生出一丝惋惜，终究还是来晚了。但这份惋惜很快被枝头依旧盛放的茶花驱散。茶花有的完全舒展身姿，层层花瓣簇拥着嫩黄蕊蕊，娇艳大方；有的还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被带绒毛的苞片包裹，在微风中颤抖却倔强挺立，静待绽放。

古茶树根部约两米处，自然分出三叉主干，枝干粗壮挺拔，向上延伸二三米后又分出若干细枝，枝丫交错，宛如一把巨大的花伞，笼罩在小院西南角，与白族院墙、瓦屋相映成趣，古雅中透着灵动。粗壮的树干盘根错节，树皮粗糙干裂，沟壑间的绿苔是岁月的痕迹，每一道纹路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，诉说着六百余年的风雨变迁。

古茶树周围，点缀着主人精心培育的各类花卉，姹紫嫣红，将小院装点得格外秀美，与古茶花相映，更显生机。听老李介绍，这株古茶花生长的位置曾是鸡足山华严寺的花园，后来花园颓废，这片土地成了村庄建房之地，古茶花有幸被完好保留，扎根于杨家院落，年年绽放。据估测，它与华严寺遗址的两株六百年古茶树同期栽种，堪称当地珍贵的自然与人文瑰宝。

为将这份美景尽收眼底，我登上主房楼上，站在厦台上下俯瞰。盛开的古茶花与四周青山融为一体，青瓦白墙的村庄在繁花与绿意间若隐若现，更显古茶花的大气端庄。无数红花在蓝天下绽放，重重叠叠，恰似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即便历经风雨，依旧热烈执着，绽放着生命的动人光彩。

不知不觉，拍摄已近尾声，我们依依不舍地与杨奶奶、老李告别。转身回望，半坡上的白族院落静静矗立，伸出围墙的艳丽茶花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在挥手道别，美不胜收。此行，终于了却心中遗憾，得见古茶花芳容。这株历经六百年风雨的古茶树，不仅有惊艳的美丽，更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人文的底蕴，它在时光中伫立，装点着火把村，也成为我心底一段难忘的美好回忆。

惊艳时光的大丽菊

□ 姚静

冬天并非万物敛藏。大理冬无酷寒的气候，乱了花开的时序。

一个冬日午后，我在下关龙尾关遇到了两棵不同品种的大丽菊。大丽菊的花期本在夏秋两季，彼时早已过了冬至节令，这两棵大丽菊却开得甚好，浓艳的花朵透着春天的慵懒与闲适。一棵是矮生品种的大丽菊，植株低矮，栽在精致的花盆里，摆在一家甜品店的窗台上。它开着橙黄色的花，却又并非全然的橙黄——它的每一片花瓣顶端微微收束卷曲，渐变成粉红色。它气质矜贵，美得不似一朵花，却又寻不到可拟似的物件。另一棵是高秆大丽菊，长在甜品店对面一户人家门前的花坛里。它高及人肩，三朵紫红色的花，开得碗口那么大。花瓣顶端收尖，繁复却有序地层层堆叠成一朵娇嫩的花，丰盈水灵。这两棵大丽菊高矮不一，花形、颜色也迥然不同，却有一个相似之处：它们的花瓣排列得十分有序规整，每一朵花都像是用尺子比量着裁剪出来的。有人说，大丽菊

的花瓣排列和葵花盘共用了一个密码——斐波那契数列，故而它的花才精致得近乎完美。

小时候，我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用木栅栏隔成两半。一边是菜园，种着苹果树、桃树和各种蔬菜；另一边是连着房屋的庭院。庭院里就种着一丛大丽菊。那是传统品种，高秆，开紫红色的重瓣花，金色的花心如灯笼。从我记事起，它就长在那里，花期一到，便默默地开花，把一个简陋的小院子点缀得鲜亮明媚。直到岁末枝叶枯败，它块状的根便默默潜伏在泥土里，静待大地回暖。第二年，又有嫩芽萌发，长成繁茂的花枝，再次绚烂绽放。

从小我就知道，大丽菊易栽易活。拿两三个块根往土里一埋，过几天，就有嫩芽冒出来，慢慢长及人肩，便开出花来。它是一株毫无娇气的花，像个来报恩的孩子，从不让人操心。

绽放是花朵的诉说，是一株植物生命的丰盛时刻，是蓄积所有能量的尽情展示。我无法忽视一朵盛开的花，它的花蕊凝聚着昨夜的星辉，那是在水

泥房子里沉睡时错过的漫天光芒。

我在甜品店里点了一杯奶茶，坐在店门前的竹椅上，守着这两棵大丽菊，看日影慢慢西斜。

人总是矛盾的：忙碌时，觉得时光短促；闲暇下来，又觉岁月漫长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像一个空荡荡的渡口，没有等候的归舟，也没有赶路的行者，只有冬日的风嗖嗖地吹着。而这两棵大丽菊的出现，唤起了我对人间美好的所有感触。这些年，我从未认真看过一次日落，更没有耐心观察过一朵花如何开放，端详一朵云怎样散去。我活得草率又粗陋，像这样坐待日影西斜的时刻，少之又少。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，需要耗费时间，可人生偏又如此仓促。

大丽菊的品种极多，是世界上花卉品种最丰富的物种之一。它的花形千变万化，有菊花状、牡丹状、球形状等；花色更是缤纷，覆盖了从清新淡雅到浓艳深沉的所有色系，有些花色足以颠覆想象——红黑、奶油、浅杏、珊瑚粉……它完美佐证了那句最通用的比喻：美得像花一样。

即便如此，依旧有不喜欢大丽菊的人。一位画画的朋友说，他不喜欢画大丽菊，因为它的花枝过于粗壮，少了飘逸之气。我不以为怪，这世间花木也难逃世人的褒贬臧否。每个人的感受各不相同，永远不要奢求共鸣与相知。人心不仅隔着肚皮，还隔着品质、观念、境遇、见识等等差异，这些才是真正厚实的隔膜。

想去找石头的人，会遇见石头；想去找花朵的人，会遇见花朵。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意念是一种神奇的存在。我在别处也时常遇见大丽菊。想来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它，把它种在庭院里，栽进花盆中。大丽菊不负期待，它倾情绽放，花期绵长。

那一天，我离开龙尾关时，没有回头。此后长惦念，花我两知。



生活笔记

元宵煮青春

□ 方慧敏

元宵圆圆，团团圆圆。在月圆、家圆、人圆的团圆之际，一碗白滚滚、浑圆圆、亮晶晶的汤圆保证能唤醒味蕾，让你在尽享美食中欢度元宵佳节，细细品味那郁郁葱葱的青春。

正月十五闹元宵，家家团圆乐逍遥。主打一个团圆欢乐，而我却挂着一丝忧郁。在淡淡的忧郁里流淌着家族往事，百年往事一帧一帧浮现，尽显家的浓浓温情，其中记忆最深的是一碗奶奶亲手包的土味元宵。

土味即家的味道。和面、包馅、水煮，就已收工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。正因过于简单，更考验耐水平，才能收获真实评价。评测元宵好不好吃，不看质量，看所食数量。三五个就打发掉的，说明一般；硬撑到十来来个的，还算可以；二十个以上的，着实好吃；吃到四十个的，那是非常喜欢了。奶奶包的元宵，女婿就能吃四十个，不是偶尔，而是好多次。结论只有一个，不是爱吃，是真好。

土味元宵，“滚滚核桃”大小，直径四五厘米。纯手工制作，并非时下流行的机制小元宵。外形不算精美，简单、实用、管饱。

面，用糯米面，方言粉子面；馅，多数是核桃馅，少有花生馅，这在一个盛产核桃的地方已是人们的共识；糖，多数用白砂糖，很少用红糖。

童年，关于元宵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。我清晰地记得奶奶包元宵在菜板上切红糖时的情景，刚漫过灶台一点点的小脑袋和一双可怜巴巴的小眼睛，总是踮着脚尖盯着菜板嚼口水。奶奶看见了，就切一小块红糖给我含着，还让我别着急，马上就有元宵吃了。现在回想起来全是感动。

元宵也放其他馅，油渣包的倒有几分特别。入冬杀年猪时炼制猪油后的油渣，直接吃，煮汤吃，炖腊肠吃，都别有一番风味。奶奶有时会把油渣剁碎，与核桃和糖搅拌均匀，制成混合馅，吃起来又软又糯，又甜又咸，味道好极了。

奶奶包土味元宵，满满的青春回忆。如今，奶奶上了年纪，眼睛看不见了，手脚也不听话了，再也包不动元宵了，对奶奶亲手包的元宵已是奢望，只能藏在心里，成为永久记忆。非常想念那段时光和那些元宵的味道：甜、美、情深。

元宵一碗，福气满满。元宵煮青春，青春灿烂无悔，期待101岁的奶奶能再陪伴我们欢度若干个元宵佳节！

□ 程一鸣

活着的古城

我一向对古城抱持着几分怀疑。如今的大多数古城，都像精心制作的标本，建筑的躯壳是古的，里头填充的，无非是奶茶、银饰，以及流水线上生产的“手工艺品”。可剑川古城不一样，从踏进它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感受到，这是一座“活着的”古城。

剑川的街巷，不是为游客准备的，铺面里卖的是当地人日常用的东西：农具、布料、山货、草药。沿街的小吃摊上，是冒着热气的米线，滋滋作响的炸饵块，装在玻璃瓶里的高原牛奶……价格从几块到十几块不等，过了二十都算是奢侈了。蓝莓和草莓堆在竹篮里，多得像是不要钱，称上几大把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古城里也有几家咖啡馆和文创小店，却不争不抢的，店主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一副清静自便的样子。

主巷里熙熙攘攘的，可随便拐进一条小巷，走上十几步，热闹便被甩在了身后。只剩下斑驳的土墙，磨得发亮的石板路，偶尔有自行车“叮铃叮铃”地驶过，清脆的铃声在窄巷里回荡，又渐渐消失在巷子深处。

剑川最与众不同的，是家家户户门上的楹联和年画。剑川的门画是手绘的，不是机器印的。画的是花鸟果竹，用笔拙拙，颜色鲜亮，贴在门上，使那扇门忽然有了表情和温度。手绘的画，要一笔一笔地描，一笔一笔地磨它干。若不是对日子怀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诚意，谁会愿意年年岁岁地守着这份麻烦？

透过虚掩的门，可以看到白族人居住的院子方方正正，正房、厢房分明，都是木结构的两层楼。门窗上雕着花纹，朴素里透着讲究。这样的院子，不大不小，刚好装得下一家人的日子。

游剑川的第三日，我们去了沙溪古镇。几年前来沙溪时，它还安静得很，随处找个地方坐下，就可以发一下午的呆。如今正值新春假期，游客多了不少，那份静谧打了折扣。但沙溪终究是美的，寺登街旁的渠里，山泉水汩汩流淌，清冽见底；玉津桥下，依然有流浪歌手抱着吉他，唱着那些关于远方的歌。

忽然觉得，云南人身上有一种宽厚感，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，踩上去，稳稳的，厚厚的，永远不用担心塌陷或滑倒。从亘古到现在，他们从未变过。

大理美



杜鹃花开满山坡

近日，天气转暖，春暖花开，漾濞县富恒乡石竹村的大树杜鹃、山茶花已陆续盛开，花红叶绿，甚是美丽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打卡拍照，留下春天的倩影。

【通讯员 杨新闻 摄】